

29.03



0

陇县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陝西省陇县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陇县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陇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14324/29

前　　言

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周总理早在一九五七年四月间提出来的，目的是保留历史事实，为将来系统地研究整理地方志提供正面真实原始素材，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作为历史借鉴，便于做好今后的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在征集范围方面，自清王朝戊戌政变以来的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宗教、社会生活、正反面重要人物、封建帮会道门、革命史料等历史事实都在征集收编之列。不要求系统隶属上的全面完整，但尽可能做到某一片断事件上的真实、具体；反对踵事增华，敷衍粉饰。

我会于一九六二年即按照这一方针开始了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并整编出五辑选辑初稿，准备修订付印。但不幸于十年内乱中散失殆尽，数年努力毁于一旦。一九八〇年冬，政协机构恢复活动后，在县委的领导与重视下，再次着手重搞。但这次征集工作困难更多，原因是经历过清

末及民国三十八年历史历程的人更稀少，要求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材料，提供人就少得多了，给工作开展造成障碍。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与热情支持下，广泛采访撰写，收集了些资料，编整出刊印本第一辑，共三十三篇，跟社会见面，供作历史研究参考和对后代人的启示教育。

本辑里收编的资料大多是民国以来的地方军政事件（包括组织系统方面，具体活动及内幕活动方面），及部分财经、灾情方面材料，对于文教卫生、交通建设及社会生活与革命史料，将继续征集，整编出刊。同时，为了抢救史料，搜集史料，我们深切希望有实际社会经历的各界人士，对自清王朝戊戌政变以来至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史料，能积极撰稿提供，为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这一光荣的任务而共同努力。

限于我们从事实际工作者的能力水平，编辑出刊方面难免出现错误，请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陇县文史资料选辑

陇县农民响应辛亥革命起义史实	王守贤 (1)
“白狼”（朗）部经过陇县纪实	王守贤 (8)
滇军过陇始末	王守贤 (12)
李栋才在陇县的始末	孙子成 宋大亭 (15)
国民革命军孙蔚如部驻陇简介	李向亭 (20)
“陇南边防军”围攻陇县城党飞琨部纪实	王守贤 (22)
“西北民军”组织经过及在陇始末	王守贤 (26)
乔万福抗拒烟款聚众交农事件	李举丞 (32)
陇县行政区划的变更及保甲制	马一鸣 陈明礼 (36)
从三班六房制到实行新县制	马一鸣 (39)
“陇县学生抗日救国会”——“双·十二”事变后	韩秉钧 (41)
捕获千陇两县惯匪李水娃经过	张呈详 (46)
“陇县禁烟委员会”反县长董彬谦的斗争	李乐天 (50)
陇县“三害之一”——黠吏蔡绍牧	李乐天 (54)
蔡绍牧枪毙国民兵团副团长李烈光经过	张呈祥 刘崇向 (66)
国民党禁烟弊政	马一鸣 (72)
解放前陇县兵役制度及流弊	王敏生 马一鸣 朱嘉善 (75)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总 第 一 期 目 录

陇县“军令站、军征会及征补会”组织及活动

..... 李尚亭 马一鸣 (80)

动员会与新运会 李乐天 (85)

陇县临参会与参议会 李乐天 (88)

陇县地方小派系 刁存正 (95)

陇县国大代表选举经过 马一鸣 阎存正 张呈祥 (100)

强奸民意的陇县区大代表选举实况 杨玉润 (107)

“戡乱建国会”出现始末 李乐天 郭子魁 (113)

高力奇在八渡吴山沟杀人事件 王敏生 刘子和 (116)

王友邦盘踞吴山纪实 阎存正 (118)

何成僧杀匪首王友邦 马一鸣 (128)

我所知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满洲国”点滴

..... 徐庆良 (131)

清末至解放前的陇县币制 王守贤 (144)

荣兴粮行经营发展与衰落 桑瑞荣 (149)

从“斗行”制到私人开设粮行的变革 桑瑞荣 (157)

民国二十一年“虎疫病”的流行

..... 朱嘉善 董宝珊 马玉仁 (163)

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一年的陇县灾荒情况

..... 董宝珊 马玉仁 (167)

陇县农民响应辛亥革命起义史实

王 守 贤

公元一九一二年（清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日，湖北省在同盟会领导人之一黄兴的组织发动下，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湖北总督瑞澄，八镇统制张彪闻变先逃，起义军遂公推新军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宣告湖北独立，成立革命党人领导的军政府。这个革命的第一枪打响后，八月三十日湖南响应。九月初一陕西新军中张钫、张云山、张凤翙等也连络哥老会，发动起义，响应革命，宣告陕西独立。清巡抚钱能训自杀未遂，革命军完全控制了省城。局面一变，全省震动，革命的声浪很快传遍各县，陇县西关人王生义（哥老会党绰号白铁刀），和红帮大爷韩刚、吴正标（吴丑棒子），后沟人李老六、营沟人薛××，联络城内的民团团头，南门口人权永平，密谋起义夺城，约定于九月初八晚，王生义等率众由城外进攻，权永平在城内作内应，以烧房点火为号，内外一齐动手。

但这种风声，为县城士绅朱正午、陈嘉谋侦知向当时的陇州知州孙传琦告密，孙就亲自上门拜访权永平，要他效忠朝庭，组织民团，保卫城池。并许下事平之后他将向巡抚保举，赏给顶戴，破格提拔录用。这个目不识丁，没有出过陇县县境的权永平，根本不知道民族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在孙知州的下驾拜访、封官许愿的收买下，高兴的忘其所以，因此初八晚，当西关王生义等点着西梢门及附近草房，呼喊围城时，权永平不但不接应开城，反而带领民团和官绅们一起守起城来。王等见权背约，就在城下大骂权永平背信弃义，韩刚並叫骂着：“若不把知州和富户朱正午、陈家驹吊下城来，就要烧城门，并点烧权家的水磨。”城上的知州孙传琦及士绅一伙都赶忙给权许愿打气说：“权团总不要害怕，就是他们烧了你的单轮磨，州上将给你修上双轮磨，你一定要把城守住”。王、韩等当真就把权的水磨给烧了。同时把芦席捆子浇上油放在城门洞烧城门。但因城上守城民团也在上面向城门灌水，城门终没有被烧坏攻开。

起义群众大都是城乡农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拿的武器又都是些锄头棍棒，攻打半夜，城攻不下，就自动撤退。以后西关流传着两句顺口

溜：“西关有个白铁刀，城门楼子放火烧”及“白铁刀，烧西关，火光照红半边天”就是记这次起义事件的。

九月初九，地方官绅紧急地扩充民团，组织武装，进行镇压，并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委派平日与帮会有关系的西关人石晶波（石宝莹）为民团总团长，分化起义群众，诱骗他们接受官方的“招抚”。起义者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就更泄了气，失掉领导重心，所以，这次攻城，第一次遭受挫败，即形动摇，经不起官方的威胁利诱，失去继续斗争的信心。结果，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大部分被收编为民团，反而倒向反革命。即使少数较坚定点的也因迫于形势，只得暂时躲避起来。可是起义的行动还在继续。继初八起义发动之后，陇县各乡镇的帮会组织和贫苦农民，又发起连绵不断地暴动。

如：西关起义的第二天——即初九晚上，南原一带的农民，聚集了五六百人，捎上大刀、斧头、锚竿儿，打着灯笼火把，拥至西南城下，攻打县城。因民团防守严密，终未攻克，到天明撤退。

初十晚上，有小沟农民百余人，由农民王家驹率领，前来围城。到西关天庆观附近与民团交

锋，王家驹等三人被捕，余众败退。

十三日，新街镇帮会首领李占彪、何福顺、白露露等，集合当地农民二百多人，占据了新街镇。因起事者成员复杂，纪律不好，曾发生当地士绅李虎丞家被抢劫事件，被李连络了些人把李占彪等撵走。因白露露奸污妇女，参加起义的都憎恨他败坏革命的名声，就把他杀死，并毁其尸体。

十五日，关山帮会首领邹占清、李国祯、袁树德三人，又聚集当地农民数十人，在关帝庙聚会结盟，准备起义，被曹段峡民团团总张仁五、曹希彬率部包围，起事者十余人惨遭杀害。邹占清等三人捕送县城，孙知州下令，团总权永平监刑，把邹占清等三人杀于州衙大堂前东面的水井旁，人头挂城门示众。（邹、袁是外省人，李国祯是本县人。县衙原先计划将邹等在东门外行刑，因听到革命党要劫杀场，所以杀于县衙前。）

另外杜阳、八渡、咸宜、固关、赤沙、香泉等地都先后发生农民起义。但都遭到当地民团的镇压，次第失败。农民暴动发生后，有些地富之家被劫扰。上南区渭河两岸的天主教徒，常有借外国人势力欺压农民的。因此农民暴动起来，有的坏教徒也被杀死。这也不算是过火行动，但官府却拿这作攻击革命的材料，愚弄群众，号召保

乡自卫。

暴动不断的发生。州衙门和地方士绅，加紧了扩编民团，加强防守城镇，镇压起义的防范工作。县城规定每户出一壮丁编入民团，守城是十二个人为一组，看守十个城垛，划定地段，搭棚驻扎防守。城上放置滚木炮石，入夜灯火环绕，梆声不绝，彻夜守卫。白天，城门口开一个小缝，团丁枪矛交叉于上，人从枪下过，以防突变。各乡杀害了起义者，将人头悬挂于四城门及街头巷口，用以示众。防守可谓很严密。除了军事镇压，官绅们更施行小恩小惠，公私都放粮账济，拉拢群众，缓和斗争。

动荡的局面持续了十多天。农历九月十七日，陕西起义的新军西路节度使吴澄宗所部七标三营和七营部队开达沙岗子，城内秩序大乱，晁家坡入曹于海带领群众冲入县衙，夺走知县大印。知州孙传琦慌忙脱掉官服出城迎接。该部共约一千多人，当天陆续全部到达。二十三日，又有西安开来一个营进驻陇县。九月二十四日，新军一部开赴华亭，一部开赴清水。但未出县境，即与由甘援陕的清军甘肃部队接触，在平头原发生战斗，新军失利撤回县城。新军在这次战斗中曾得到起义群众的支持。如陇县红枪会首领杨

禄，自告奋勇给新军带路。王生义之侄王遵礼，用他家骡子给新军运输弹药。后两人均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牺牲。

农历十月初一，守城新军与清军又在西关和北河滩一带发生激战，新军因处势孤立，投入战斗不久，即撤回县城，于当夜撤回凤翔，靠近主力部队。第二天清军入城，孙传琦又穿着官服迎接清军。权永平也随同迎接。权很受清军总镇崔正午的夸奖，就更加为清王朝卖力，派团勇四出，搜捕起义人员。曾匿居乡下，首先在西关发动起义的王生义、吴丑棒，就在这时被捕到为权杀害。

这时，新军主力和清军主力都向凤翔集结，准备会战。陇县只留清军一营守城，其余全部开赴凤翔柳林镇一带待命。清军的补给，全仰给于千陇。因之，陇县至凤翔的大道，兵车连接，络绎不绝。不久会战开始。一九一二年的年节来临，但因为战事市面萧条，州衙发布告示禁止张贴对联，放炮、敲锣打鼓，这年的年节就非常冷清的度过了。

一九一二年正月底，会战还未结束，双方还在对峙中，革命党与清政府南北会谈，和议忽告成功，满清皇帝退位，自甘入陕的清军，开始向

甘肃撤退。正月二十八撤退的清军过境，孙传琦带上权永平为他保驾，随甘军而去。革命党的新军西路经略使陈滋生带领三个营进驻陇县。新任的知州李士清也随军抵防。至此，陇州正式光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七年的满清王朝，宣告结束。中国历史上君主统治从此也宣告结束，中华民国由此纪元。（韩刚被迫逃亡，后来出了家做了道士，声称“我没家室，一定要和权永平斗到底”。）

注：王守贤先生遗稿，多有残缺，开始一段更遗失数页，特为搜集材料补缀成篇，错误自当难免，以后如发现较翔实的文代再核对更正。

（李乐天编选）

“白狼”（朗）部经过陇县纪实

王 守 贤

按语：白狼，回族，本名白朗斋，清末散兵出身。因他的部队纪律差些，所以老百姓把他又叫做“白狼”。他是河南宝丰县人，乘民国初建期间各地的混乱局面，就联络同乡宋老年、李鸿宾在宝丰鲁山附近各县聚众而起，逐渐壮大起来。也曾和革命党人黄兴有过联系，却不愿接受编遣。以后北洋军阀首脑，当时北京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命令河南督军田文烈，巡防统带田作霖，及河南护行使赵倜，并新任命的陕西督军陆建章等分头堵击，限期剿灭，但白狼反而由紫荆关、龙驹寨向西窜入陕西，转入甘肃后又转回老家。因受伤于民国四年八月间死于宝丰县的大刘庄，余部才完全消灭。本篇即反映白部进入陕西，经过郿县、宝鸡、陇县片断史实。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吉历三月中旬，忽传有河南省土匪白狼入陕之说。未几，北洋政府，甘肃军队崔正午部来驻陇县，声言白狼已进入陕西，他的部队奉命同陕军协守凤翔。吃了一顿饭就开拔出发。十二日后风声渐紧。到了三月

二十日下午崔部折回陇县，七零八落，势甚狼狈。忽然，路上人纷纷传说，白狼部声势很大，地方军队抵挡不住，现在由凤、宝西来，不久就要到陇县了。这时，城内惊慌起来。崔军吃饭后即连夜西撤，陇县知县李维勉也随之逃走，东南城门封锁，留西城门让百姓出城逃避。这种风声鹤唳，一日数惊情况，直到二十七日天明时候，白狼部迫近城垣，架云梯爬上南城，打开城门，就蜂涌进城，街上秩序大乱。城外向东南望，由东石咀子到南原前面沿路川道，部众如蚁聚蜂屯，遍地黑影，人数不知多少。这些家伙，进入谁家即翻箱倒柜，见值钱的细软东西即抢，金银大烟土就装，青壮年就抓走，抢得的女人彩色衣裙、男人的缎褂，红红绿绿的都穿在身上，银镯子也戴在腕上，背上包袱里大多装的是大烟土了。有的人看见“狼”兵来了，带上东西向外跑。“狼”兵们若赶不上就开枪打，死在路边的也随处可见。城内有三家较出名的大当铺，经过这次的搜劫，就被抢掠一空。

白狼兵在城里一面抢劫，一面吃饭，有的就在商店门前板上躺下抽大烟。约摸到下午三、四点钟，忽然传说有穿一色服装的队伍沿千河南北两路向县城开来，菜园子村官道上更有一色白马的

马队也飞跑而来，逃荒的百姓还疑心是土匪，更加害怕，又大逃起来。忽然听得一排子、一排子的枪声，逐渐紧密地响起来，这时就有人传说，这不是白狼的“狼兵”，是河南督军赵倜率领的“毅”军，是追剿的正式军队，大家才放下心了。

注：毅军是护防使部队的尊崇称号，全名是武毅军，也就成了分别部队种类的番号。

赵军从南门开进，白狼部从西门逃跑，相距咫尺之间，白狼兵仓皇逃窜，自相践踏，看来谁也管不了谁了，大家争着逃命要紧。乌合之众没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打胜仗一哄而上，遇败仗就狼奔豕突，不可收拾，一般都是这么个孬种样子。

但，赵军追到西关外，放了一阵空枪，就扎营造饭不前进，直到后继部队都赶来，吃饭休息后，又打起灯笼火把，跟踪追击。看来他们也是诱着追，怕打硬仗损失自己实力的。

二十九日早晨，来追白狼的部队才陆续开拔尽。大街上商店大多门户大开，箱笼乱抛，百姓寥寥，情况凄凉。到了下午，县知事李维勉跑回来了，逃跑的人才零零星星地回家，人心稍安定下来，秩序逐渐恢复。后来传说白部跑到关山沟，但堵击的甘军崔正午部，望风即走，前面毫无阻

力，白狼也就顺利的越过关山，向天水方面窜扰去了。此后到五月初一，袁世凯的陆军第四混成协，协统陈树藩因赶走同是北洋军系统的陕西督军陆建章，占据陕西，陈的部队进驻到陇县来，局面才全面地稳定下来。

白狼部骚扰陇县时间虽短，但为害却是不浅。因之，后来大人们吓唬小孩子不要哭闹，就说：“不敢哭了，白狼来了！”可见白部给陇县人留下的印象是深远的。

本篇根据王守贤先生遗稿编刊，但在内容上有删削。对于“白狼”事件的性质问题，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很少，不能随便参加意见，本篇即就原稿刊登。

（李乐天注）